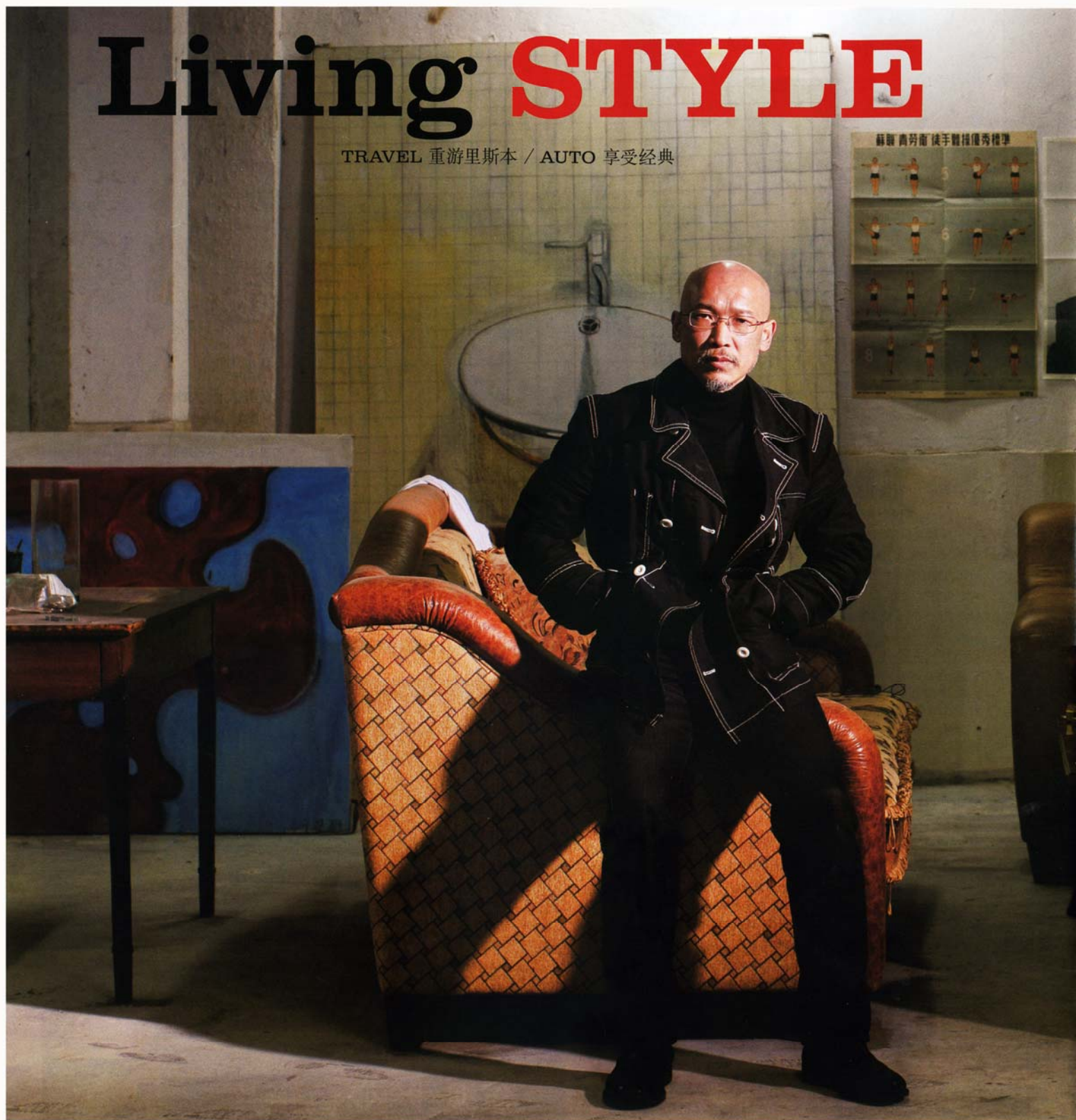


Living STYLE

TRAVEL 重游里斯本 / AUTO 享受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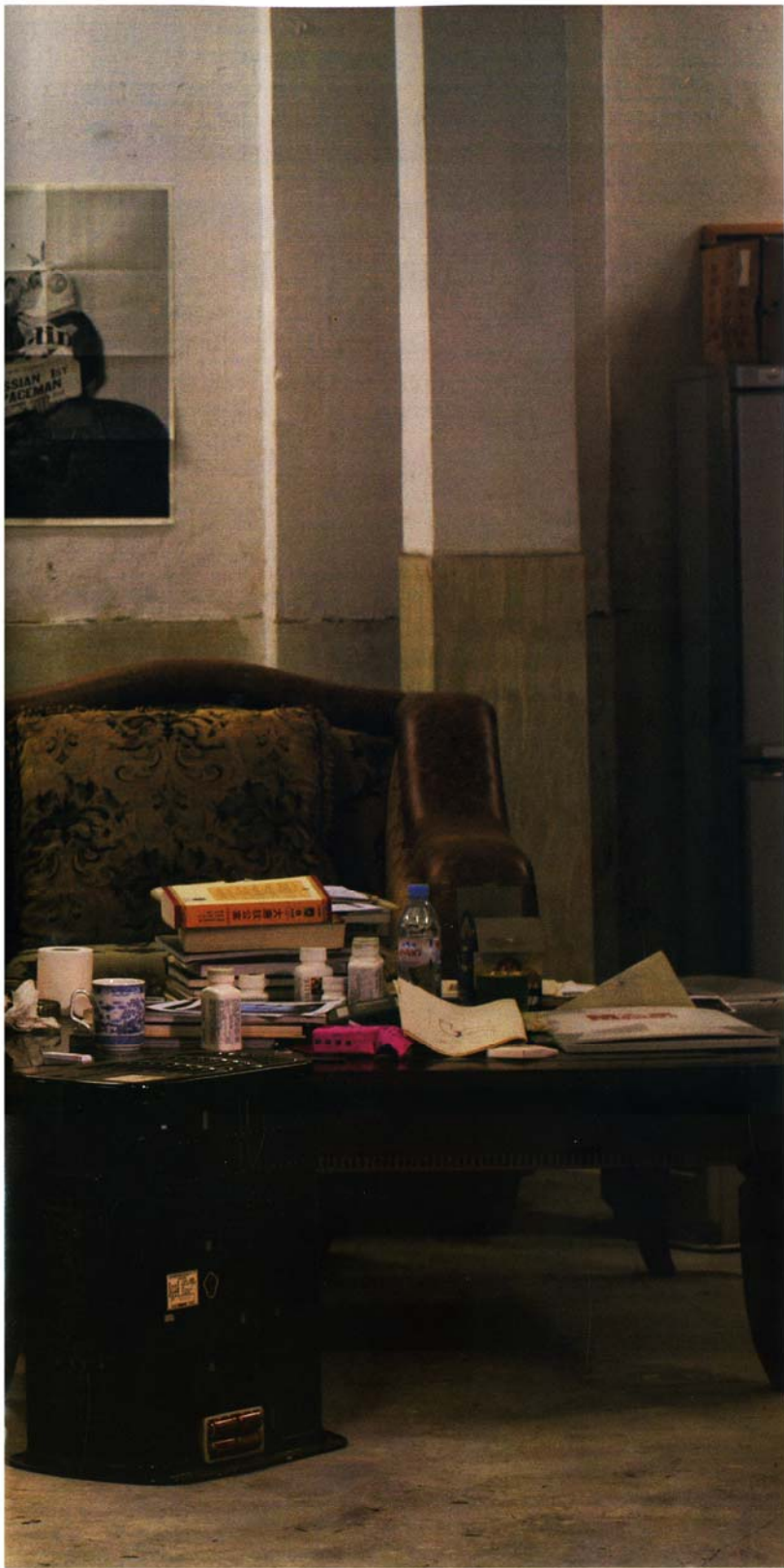


张恩利的工作室

At Studio with 张恩利 听闲寂的器物讲述时光

光秃的树枝蔓延在城市铅灰色的天空一角，仅零星的叶片飘荡在枝头，感觉苍茫、寂寥又肃穆。若再凑近一点看的话，在这个冬日即景的背后，不难发现有铅笔留下的格子印迹，它似乎在提醒你，这帧画面的制造者是经过了怎样的过程来再现他眼中的那棵大树。

□ 采访 / 撰文: Simone Chen 摄影: 彭辉 责任编辑: 郑立文 美编: 曾艺



器物的另一种面目

这是张恩利2003年的作品。一个月前，这件画作在Ikona美术馆举办的张恩利个展中出现，并被制成了海报张贴在伯明翰的街头；而在不久的5月它或许还会挂在伯尔尼美术馆的某面墙上，作为今年他第二个欧洲个展中的展出作品之一。而与此同时，画家本人还是同以往一样，每天都会穿过苏州河畔那片安静的厂房，来到工作室，在尚待完成的画布前，抽烟、随想或是拿起他的画笔。

同张恩利约好在香格纳画廊见面，然后一起去他的工作室——一间盘踞在二楼的百余平方米的空间深藏于M50某条巷子的终点，唯一惹人注意的是不远处那座已然废弃多年的水塔，仿佛是用来见证莫干山路这十多年来的物是人非。

没等我们踏上水泥台阶，原先还在对着外墙指手画脚的那位像是工头的人就已经冲着张恩利嚷开了，好像是在同他商量第二天该如何把二楼工作室的窗框给卸下来。那几扇窗的木框瞧着就够老朽的了，开裂的纹路、烂掉的木头和剥落的漆痕直白讲述着无情的岁月以及自然的风吹、日晒和雨淋。是的，无疑该该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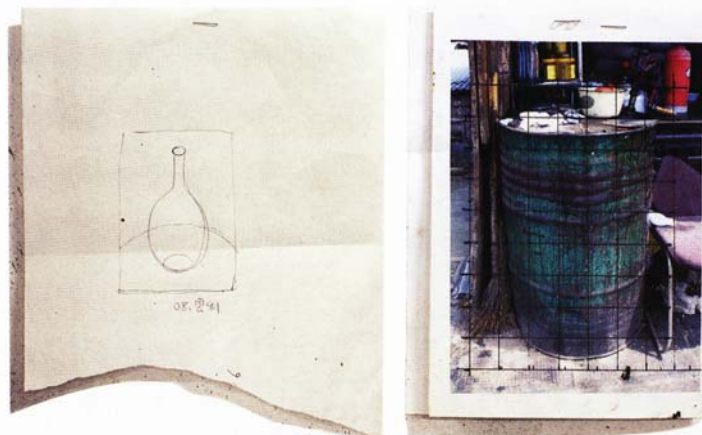
然而，除此之外，张恩利目前似乎对这个工作室并没有更多其他的打算。推开厚重的门，一眼便可辨认出那张款式陈旧的沙发在房间的中央所构成的会客区域，中间的茶几被杂志和书籍淹没到几乎已经看不到它的存在。除了几件用来搁置东西的桌子、椅子，还有的就是四周斜靠在墙上的那些画布——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你遐想的物件了。这间工作室大致保留了他7年前搬来时的样子，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改动。

身处在这个越来越热闹的莫干山路50号，并日日穿梭于那其中越做越大、越做越奢、越做越精致的众多艺术工作室之间，面对我的疑问，张恩利只是不置可否地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改变？”作为一个纯粹只是用来画画的地方，他起先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改变它，但后来这种坚持则演变成了一种意识。用他的话说，“后来不改变，是因为工作室里的这些东西所构成的我的环境，跟我的画很像。这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我喜欢的。”

这些他喜欢的东西中包括门口闲置在架子上的空颜料罐、化学烧瓶，丢在一边的箱子，随手搁在茶几上的烟灰缸，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木头靠背椅，一只在逛超市时买回来的皮球……这些琐细的器物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摇身一变成张恩利画布上的讲述者，在画笔下获得自己独立的精神、抒情的气质和从平凡中蜕化出的异样面貌，而不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器物——“它们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载体，承载着一种另外的东西”。至于所承载的内容，观者心中的体验则完全可以“如人饮水，



门口的木架子上堆满了张恩利不舍丢弃的瓶瓶罐罐



冷暖自知”。对我而言，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调子清冷肃然的画面则常常会让我想起保罗·奥斯特在其自传小说中写下的那段话：“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于文明世界的炊具。然而它们又对我们诉说着什么，它们并非作为物品存在于那儿，而是作为思想和意识的遗迹，作为孤独的象征；在那种孤独里，一个人最终作出了关于自身的种种决定。”

空间，精神的载体

如果说一个人的容貌细节会泄露他内心的自语，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空间的格局气场定然也可以带领我们深入其使用者的精神世界。“每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因为创作方法不一样，工作室的环境也会不一样。”在张恩利的观点中，工作室同艺术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尤为紧密的，“艺术家有时特别依赖于工作室，用它的气息跟他的作品彼此浸染，艺术家一进入就可以完全投入到那种画画的状态。”他无法理解在那些越做越大、越做越奢华、越做越精致的艺术家工作室与从中产生的作品之间横亘着的生硬关系。

张恩利告诉我，如果工人不帮他收拾的话，这里原是会相当乱的。但是，显然，这样的凌乱并不会对他产生困扰。在他看来，“工作室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要用得舒服，并且适合自己，只要它能够愿意在里面工作就是最好的”。

每天的中午时分来到工作室吃午饭，接着喝杯咖啡，看会儿书，听摇滚和葡萄牙的fado，再然后就是画画抑或发呆……这在张恩利，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定式。关上门之后，隐藏在角落的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就好像突然成了世界上最边缘的地方。他很少在这里招待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是属于他个人的精神领域，仿佛此地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某种既定的轨道各自运行，而与此同时又彼此交叠成为一个小宇宙。

两台取暖器运作时发出的杂音在偌大的工作室里显得特别空旷，伴随着我们时起时落的话语声——工作室此时是一个承载我们对话的“容器”。“我喜欢他的那种平淡，平淡里又不乏味。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找一些有趣的东西，突然发现其实这些里面有一种很可亲的东西……”我一边打量着张恩利画在墙上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边听张恩利聊起他最近在看川端康成写的《天授之子》。话音落下，这段描述却无由地让我想起了诞生在他笔下的那些画面。

1. 在产生一张新作之前，他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2. 工作室的墙壁上突兀地生出一棵大树，空间里就突然地有了一种生气
3. 这是为2008年在香港画廊举办的个展所做的布展模型



2.



3.

对话张恩利

MW=《周末画报》 Z=张恩利

MW: 你曾经说过，尼采是你最敬仰的思想家之一，你在2004年的个展也引用了他的书名《人性，太人性的》作为展览的标题。他对你影响究竟是怎么样的？这在你的作品当中又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Z: 我们简单一点说吧，我也说不了那么深刻。我看他的书，并没有多大研究，但是看了之后很喜欢。主要是因为他的坦白，在剖析人的问题上。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对我而言，要抓住某种真，这好像就是我一直追寻的一种东西。在我们生活中，用我们的环境、教育，坦白去理解、剖析一些东西——在作品当中你可以努力去做到这一点。人渴望确定性跟不确定性。所谓确定性就是说，好像抓住了本质，把表面的一些问题去掉；渴望不确定性则是指人渴望变化和丰富性。

MW: 听说你画里的很多题材都是取材于你工作室里的一些物件，是这样吗？

Z: 看起来好像是，因为都像家里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熟悉的简单物件。我现在做的作品就是在做简单性的复杂。就好像有的时候你看着简单，但是你又发现它不完全是。这很有意思。人对于物体，有一种感情在里面，然后又掺杂着一些社会因素、生存条件，还包括产品本身……那就变得复杂了。我觉得“真实”是你认为的东西，或者说是你所理解的、曾经有过的东西。

MW: 你画中的对象似乎都有被人使用过的痕迹，都有人存在的痕迹，但这个人又不在这个画面里面。

Z: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一直在画人，人跟物体的关系。由于人的存在，物体它多少有些变化。

MW: “如同在一个巨大的废品站，里面堆满了无数的东西。大多数好东西都被别人挑完了，我只能从别人遗忘的或不要的东西里面去找我认为是宝贝”，这是你在文章《不谈当代》的开篇语。别人忽视的东西为什么会成为你找寻的目标？

Z: 我们所说的器物，大家觉得它们好像没有用，可你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器物。稀奇古怪的东西，它们的指向性势必太明确了。而我称之为“器物”的东西，会令你忽视它的功能性，因为谁还不知道一把椅子是用来坐的。将这种功能性剔除以后，它虽然有形状，但是这种形状就会吸引你。你觉得这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但是你又怀疑它不那么有特点、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不珍贵，可能就像是每天吃的饭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简单的哲学吧。

MW: 如果我们来玩一个文字游戏，让你用几个词语来描述一下你当前的生活状态，你觉得你会选择哪几个词语？

Z: 梦想很简单。梦想是你继续做下去的一种动力和挖掘自身的欲望。简单是一种观点，是看得见的，不矫饰的，直接的，明确的，经济的，是对于生活的一种认识。简单还是一种哲学，不奢侈的，不过度的，不狂躁的，适度的，亲切的，直白的，单纯的……我想生活离开这两样就不好玩了。M